

文史資料選輯

第三輯

（一九五五年）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文史資料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编 选 例 言

(一) 本选辑刊印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地方历史资料，并推动撰写史料工作的开展。希望全县耆老及各界人士源源赐稿。

(二) 本选辑所刊资料，是当事人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是历史的记载。本刊根据来稿需要，作些调查、研究和考证工作。从第一辑开始，待积有相当数量的资料，即出一集，不作定期出版。

(三) 本选辑所刊资料，包括从戊戌变法到“文化大革命”以前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工商、民族、文教、科技、城乡掌故、社会和侨务等各方面的历史资料。有关文物、遗作、日记、函电、书信、手稿等有一定参考价值者均可入选。来稿不拘观点，不限体裁，不论形式，不求完整。

(四) 本选辑所刊资料，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实，可能不尽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因此，只在内部发行，以供史学工作者参考。

(五) 本选辑对所有来稿，酬情加以选择、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

(六) 欢迎读者对本刊提出批评，指正。

沙洲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辑

编辑：沙洲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印刷：沙洲印刷厂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印刷

目 录

新四军撤离沙洲，国民党卷土重来·····	史 征 (1)
我的父亲庞斗华·····	庞 初 (10)
深切怀念敬爱的老师殷念乔·····	柳 铭 (15)
祖国啊母亲，我回来了 ·····何伟钦口述，文史资料室整理	(25)
段山南夹筑坝纪略·····	曹仲道 (31)
后塍天主堂·····徐旦生口述，葛雄心整理	(34)
沙洲县评弹团简史·····	张少伯 (37)
鹿苑武术运动·····	钱元凯 (39)
源丰油厂简史·····	柯兰舫 (41)
粮商的剥削手段 ·····	叶林培 (43)
常阴沙育婴堂简史·····	张志文 (45)
包汉生及其部队·····	田 夫 (46)
青红帮在沙洲的活动·····	黄本仁 (53)
杨在田的一生·····	蒋希益 (69)

阳胡子的罪恶史·····	张志文 (72)
古镇鹿苑话今昔·····	钱人龙 (75)
苏东坡与沙洲·····	包文灿 (79)
庆安镇沿革考·····	晟 (82)
塘桥史话·····	徐炳才 (84)
段山的变迁·····	江群堂、卢林培 (90)
“痴郎中”轶事·····	宋炳良、陈匡厚 (93)
稽故散记·····	缪介夫 (98)
清光绪末年杨舍三案·····	郭冷石 (104)
关于《鹿苑滩里若瑟天主堂小史》一文的补遗 ·····	宋炳良 (107)

新四军撤离沙洲国民党卷土重来

史 征

两年多来，我们先后访问了解放前在沙洲从事革命斗争的陈伊、焦康寿、孙刚、李桐明、何洛、成国粹、陆英、陈静波等老同志和原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二纵队政委谭启龙、参谋长刘亨云等领导同志。并查核了江阴档案馆、常熟档案馆大量敌伪档案和上海图书馆有关文献资料。对贯彻《双十协定》，新四军撤离沙洲，国民党卷土重来的历史资料，作如下的整理，希知情者给予补充修正。

贯彻《双十协定》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美帝国主义极力帮助蒋介石垄断抗日胜利果实，以便变中国为美国的附庸；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斯大林致电中共中央，要毛泽东到重庆去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蒋介石一面加紧部署内战，一面发动和平攻势，三次电邀毛泽东赴渝“共同商讨”

“国家大计”，玩弄“和谈”阴谋。经受八年战乱的中国人民，迫切渴望和平民主。面临着这错综复杂的局面，我党根据“七大”的方针，清醒地估计了国内外形势，充分运用革命的两手策略，一面准备自卫战争，一面尽一切可能与国民

党进行停战谈判和政治协商，尽力争取和平民主的实现。

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的指示。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在重庆签订了《国共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被迫表示同意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我党为了挫败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作出重大让步，主动提出撤退长江南北分散孤立的八个解放区。

早在《双十协定》签订前夕，苏中六地委在锡北举行紧急会议，钱敏、包厚昌、任天石、李中、姚家骅、沙金、杨增、张卓如、尤旭等出席。会议传达中央指示，决定立即准备北撤。首先将老弱妇孺和钱粮物资撤往苏北；部队及各县委、区委暂留原地，作好接应浙东纵队北撤的准备；突击征粮征税，组建留守部队，镇压一批反革命。同时，会议还决定建立澄锡虞中心县委和苏常太中心县委，以代替行将撤销的苏中六地委；撤销县委、区委及县、区两级政权，改设县、区两级特派员。

10月中旬，中共沙洲县委在沿江苏三堂召开了县、区领导干部会议。会议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形势，传达上级有关北撤指示：此次北撤，一方面是为了向全国人民表明我党执行《双十协定》的诚意及争取和平民主的决心，顺应广大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愿望，以便在政治上进一步赢得主动；另一方面是为了收缩漫长的战线，加强长江以北的阵地，在军事上作好抵抗国民党在南线进攻的准备，掩护我军在东北的战略展开。县委要求全县所有政治面目公开的党、政、军人员及民运工作队员，有组织、有计划、有秩序地撤向苏北，政治面目未公开的干部、党员，转入地下，隐蔽待命；布置各区突击征粮征税，为北撤作好物质准备；同时决定组

建新四军沙洲留守处及留守部队，以坚持原地斗争。

北 撤 准 备

县、区领导干部会议后，全县开始突击秋征。沙洲县政府和沿江区政府、海沙区政府、后塍市政府先后张贴布告，公开号召秋征，然后由各区召开伪乡、保长会议，按田亩数逐级摊派征粮任务，指定他们出面向富户征收。仅一、二个星期内，秋征就在后塍、沿江、海沙年旺街以北地区和东沙店岸、横墩两乡全面展开。各区队战士分头到各地催征，并抓紧对当地港口、油坊、棉花行、粮行等征收赋税。双山民兵一边秋征，一边发动群众抢割芦苇，扎成芦排，运往苏北。与此同时，沙洲县大队投入了保卫秋征的战斗。一次，沿江区队在运粮途中遭到土匪抢劫。县大队获报后即组织队伍追击，击毙了土匪头目，夺回被劫走的大米。全县一面秋征，一面组织船只运粮至苏北。据不完全统计，全县共征得粮食约一千石，抢运芦苇数十万担。当时虽然敌人到处散布“新四军要败逃苏北”的谣言，给我方秋征工作造成困难，但在沙洲县委直接领导下，各区基本完成秋征任务，为我军北撤作好了物质准备。

为了使地方党组织在我军北撤后免遭敌人破坏，并能坚持在沙洲，同敌人展开合法斗争，各区遵照县委指示，向各支部党员进行形势教育、气节教育，以稳定党员群众的情绪，坚定他们的革命信念，并布置他们转入地下，隐蔽待命。

孙刚、李桐明负责布置海沙区党组织的隐蔽工作。经县委同意，确定肖国衡为海沙区地下党特派员；孙桂民和蔡培坤为联络员，以补锅钉碗的职业为掩护，进行单线联系，坚

持地下活动。

后塍市、沿江区、东沙区、城郊区的各个支部或小组，分别由刘一、赵惕义、张永明、陆英等区（市）负责同志布置隐蔽，对重点支部的负责人指定了代号，并交代了今后同上级接头的暗语。赵惕义还遵照县委指示，布置大新、中兴、德积、后塍等地部分地下党员就地隐蔽了一些枪支、弹药，为今后开展武装活动作准备。

布置妥善后，各区把隐蔽在沙洲的地下党关系全部转交给县委。

沙洲是北撤的主要通道，事先，中共苏中六地委布置沙洲县委作好接应浙东纵队及苏南兄弟部队北撤的准备。10月中旬，中共沙洲县委布置沿江、海沙两区，控制船只，集中一部分粮草于护漕港，准备迎接兄弟部队的到来。

10月下旬，中共沙洲县委着手组建新四军沙洲留守处和留守部队，县委副书记陆顺生任留守处主任兼留守部队政委；县大队指导员邵荣祖任留守部队队长；城郊区委书记陆英任留守部队指导员；海沙区委书记李桐明挂留守部队指导员名义具体负责地方秘党工作。留守部队战士由县委从县大队和各区队挑选立场坚定、熟悉沙洲情况的人员组成，有一个长枪排（三十六人，分三个班）和一个短枪班（十二人）。长枪排一律配备三八式步枪，还配有一挺轻机枪。

至此，中共沙洲县委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物质上作好了北撤的准备。

北 撤 经 过

1945年10月，我苏南、皖南、浙东、浙西四个解放区的

部队，执行《双十协定》，开始撤向长江以北。新四军浙东纵队（另一番号为苏浙军区第二纵队）五六千人（包括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三支队、金肖支队、警卫大队、军政干校等），在政委谭启龙、参谋长刘亨云率领下，于十月中旬从浙东出发，经过奉贤、鲁家汇，在闸港渡过黄浦江，于莘庄越过沪杭铁路后到青浦观音堂、重固一带集结。四、五天后，部队启程继续北撤，经过白鹤港，在天福庵穿过沪宁铁路，通过太仓进入常熟，经白茆、梅李等地，于10月19日下午进入沙洲，当晚宿营于南丰镇。

就在我军主动撤离江南的时候，蒋介石却背信弃义，调兵遣将，不断袭击我方，妄想把我军消灭在北撤途中。10月18日前，国民党镇波第三纵队熊剑东部（原伪中央税警团）奉国民党第三区常镇守备指挥部孙元良之命进驻常熟、江阴一带“剿匪”。10月19日，熊剑东亲自率兵二千余人，集结于常熟福山港口，妄图伏击我渡江部队，阻挠我军北撤。扑空后，该部于20日凌晨二时许，兵分三路，向我浙东纵队宿营地南丰镇进袭。我方鉴于地形不熟，敌情不明，不宜贸然出来，遂令金肖支队负责警戒，并派侦察参谋王挺率部侦察。天明后约六、七时许，我军开始反击。谭启龙、刘亨云亲自指挥战斗。三支队队长蔡群凡和警卫大队队长王荣贵，率领部队分别从东、南两路出击。全体指战员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勇猛战斗。经过一、二个小时的激战，敌人纷纷往东南方向狼狈逃窜。我军乘胜追至福山。十时许，谭启龙下令停止追击，结束战斗，打扫战场，准备北撤。这次战斗，毙敌数十人、俘获百余人，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一百余条，短枪三十多支及一大批弹药。

下午，部队继续西进，经鹿苑、西港、郁家桥，到达沙

洲沿江一线。第二天，中共沙洲县委和接应浙东纵队北撤的苏中六分区司令部一起，同浙东纵队部分指战员会合于年旺街，召开军民大会，欢迎浙东纵队的到来，庆贺南丰之战的胜利。会后，沙洲人民杀猪宰羊，热情慰问子弟兵。沙洲县政府拨出一批粮食，补充部队给养；并命令县大队集结在严四麻子桥至后塍一线担任警卫，以防备江阴敌军袭击；同时通知沿江、海沙两区集中船只，为浙东纵队渡江作好准备。浙东纵队赠送了许多枪支弹药，装备沙洲地方武装。

10月22日，浙东纵队告别沙洲军民，分别从护漕港、太字圩港等港口渡江北撤。

10月25日左右，苏中六分区司令包厚昌，率领一百余人，经护漕港撤至苏北。

此后，锡东、锡北等地部分干部、战士，陆续撤至沙洲，在中共沙洲县委接应下，相继渡江北撤。至11月20日左右，锡东、锡北两县最后一批北撤人员约数十人，在李中、张卓如率领下途经沙洲撤至苏北。至此，沙洲县委全面完成了接应兄弟部队、兄弟县北撤的任务。

在我江南解放区实行战略转移的关键时刻，一些混进革命队伍内的投机分子开始动摇，甚至叛变。沙洲县东沙区队发生了哗变。

1945年10月底的一天早上，东沙区队短枪班战士石民安（又名石旺侯）、二班副班长周洪发密谋率众叛逃，企图拖枪投奔国民党常熟县党部负责人石民佣。临近中午，区队新战士陆品兰玩枪不慎走火，二班长杨金根中弹身亡。石民安、周洪发、苏三候等人以“江南人蓄意打死沙上人”为由，乘机煽动哗变，绑架了原县大队指导员何洛及区长陈有光、财粮委员尉迟凤鸣等人。事发后，何洛以取款为名把石

民安骗离区队，伺机与其搏斗而脱逃。石民安返回区队，率哗变人次二十余人，携带步枪十六支，盒枪三支，手枪一支、手榴弹三十余颗，押着陈有光等人投奔常熟。途中，尉迟凤鸣、陈有光相继脱逃，陆品兰被害。同一天，东沙区队副朱盘生伙同战士张雪祥，从区委通讯员许宗保手中夺取了区委书记张永明的短枪叛逃，投奔国民党南通五区公署。

县大队得知石民安率众叛逃的消息，即组织队伍追击，但石民安一伙已逃逸无踪。东沙区队部分成员叛变投敌，部分成员散伙，只留下少数战士随区委北撤。10月底，县委派出部分干部、战士到东沙，收回区队储存于西港的粮食、钱钞，处理善后事宜。

1945年11月初，沙洲县党、政、军干部、战士开始组织北撤。中旬，孙刚率领十多名县大队战士及五、六名北上参军的青年学生，携带六十石大米，十几两黄金，四十多个银元，分乘三条木船，从护漕港撤至苏北。下旬，沙金、余静德率领县大队一百余人，经护漕港渡江北撤。各区委、区政府及区队在完成秋征任务后陆续北撤。至11月下旬，我方在沙洲的二百余名党、政、军人员及大批物资均已撤至苏北。成国粹、赵惕义在处理完北撤的善后工作，散发了新四军《告别民众书》后，于12月中旬撤至苏北。至此，沙洲已全面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仅留守部队在沙洲坚持斗争。

国民党卷土重来

随着抗战胜利及我军战略转移，国民党军队很快就卷土重来。1945年9月29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军镇波第三

纵队所属八百余人，由支队长刘树勋率领进入常熟城。不久即进入东沙地区（常熟沙洲）。10月2日，国民党九十四军第五师第十五团一营进驻常熟城。10月中旬，国民党常镇地区守备指挥部命令其所属镇波部队熊剑东、刘明夏两部进入苏镇铁路以北常熟、江阴一带“剿匪”。熊剑东部进驻常熟福山镇，接着就发生“南丰之战”。10月23日，九十四军奉令空运平津，新六军廖耀湘部进驻苏常各地，其所属十四步兵师四十团一营驻常熟。10月5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军镇波第四纵队一千五百余人，由司令王一藩率领从武进开拔抵达澄西夏港，10月6日下午2时进入江阴城。11月，国民党四十九军七十九师二三六团团长李乃赓率部经武进进驻江阴城。12月3日李乃赓派兵一大队进驻沙洲晨阳地区各港口。12月中旬，国民党四十九军七十九师二三五团团部进驻华士、杨舍等地，其一营进驻华墅附近；二营进驻护漕港、巫山、长山等地；三营进驻段山圩、金鸡港等地。西港、杨舍、晨阳等地都驻有保安团。国民党军队进驻沙洲后，到处修筑工事，大新、段山、老海坝、护漕港、太字圩港等集镇和港口，都设有国民党军队的据点。

随着抗战胜利及我军战略转移，国民党政权很快就建立起来。1945年9月19日，安蔚南就任国民党常熟县县长，接收伪常熟县政府。10月普遍建立区政权，塘桥、港口、西张、凤凰、鹿苑、乘航等地为常熟四区（即塘桥区），由褚荣年任区长；合兴、东莱、乐余、锦丰、兆丰、南丰等地为常熟七区（即沙洲区），由刘公泽任区长。9月14日，国民党的所谓“江阴县抗战县政府”迁城办公。9月28日晨，国民党江阴县党部接收伪县党部，由吴宗渊任县党部书记。10月8日，国民党江阴县代理县长方骥龄正式就职，接收伪江

阴县政府。10月25日前，江阴县各区、乡、镇长改选完竣，区、乡、镇政权普遍建立，全县划分七个区，属沙洲地区的有第二区（即周庄区），由蒋元康任区长；第三区（即晨阳区），由龚赋任区长；第四区（即华墅区），由陶惠芳任区长。沙洲东界港、十一圩港三兴等地为南通第五区，10月10日，国民党南通县府派陈自求到十一圩就任南通五区区长。与此同时，常熟县警察局在四区设塘桥警察所，所长孙东屏，驻警察十多人；在七区设西港警察所，所长缪石湖，驻警察二十余人。国民党江阴县警察局在周庄设二区警察所，所长茹刚，驻警察十六人；在晨阳设三区警察所，所长沈正，驻警察二十二人。各乡镇普遍建立情报站，盘查哨。这样，在我军北撤后仅一个月余，国民党县、区、乡政权就全面建立，军、警、特遍及各地，白色恐怖笼罩沙洲。

环境的恶化，给我留守部队活动造成困难。12月中旬，苏中六分区司令包厚昌（一说澄锡虞中心县委书记李中），命令新四军沙洲留守部队北撤。旬末，陆顺生、李桐明率领长枪排经拦门沙天落漕撤至苏北。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进驻，陆英、邵荣祖由于对形势估计不足，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本质认识不清，思想麻痹，想用对付伪军的方法来对付他们。1945年12月中旬，陆英、邵荣祖给护漕港国民党驻军（国民党四十九军七十九师二三五团二营四连）发信宣传我党当时提出的实现和平，反对内战；实现民主，反对独裁；实现团结，反对分裂和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国民党顽军玩弄阴谋手段，复信我方建议谈判。陆英、邵荣祖经请示陆顺生同意后，约定于12月21日上午在严四麻子桥附近村上举行谈判。谈判那天，我方为了防止对方耍弄阴谋，把短枪班分成两组，分别警戒在火通港和严四麻子桥

北面的渡口。布置完毕，陆英去火通港查看警戒时，遭敌四面包围。敌人快速行动，妄图将我围歼。陆英、邵荣祖及通讯员芦八郎、炊事员王素文四人不幸被捕。被迫转移到太字圩港，在党小组带领下连夜撤至苏北。至此，新四军沙洲留守部队已全部北撤，沙洲暂时成了国民党的独霸天下。

县党史征集办公室供稿

我的父亲庞斗华

庞 初

我的父亲庞斗华，又名庞文煦，参加革命后曾名张镜清、曹越。沙洲县塘桥镇人。出生于1911年7月20日（农历）。去世于1948年，时年三十七岁。

1937年父亲参加革命时，我还不满一周岁。1943年父亲从江西脱险辗转回家时我仅六岁。

在我父亲短暂的一生中，致力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对敌斗争中，他勇敢顽强，是一位党的忠诚战士。他的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里。

关于父亲的革命斗争经历和他的为人，他的战友们比我了解得更多，我在这里记述的仅是简要的几件事，尤以父亲的书信内容居多。

参 加 救 亡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日寇步步吞并我国，可恨国民党反动派奉行不抵抗主义。在这国家民族生死存亡

的紧急关头，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的感召下，不顾反动派的迫害，奋勇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

那时，我父亲在浙大化学系读书，校内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并联合各地的学生举行爱国示威运动，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父亲也积极参加了这一抗日爱国运动。1931年中秋节，他给祖父的信中写道：“年内国中大水为灾，波及十六省之广。鸿嗷遍地，救死扶伤未遑之时，日本突出重兵，占东三省，奸淫杀掠，兽性横行，所谓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可谓兼之矣，宁靖安乐，似不宜于此时谈也。当日寇侵占沈阳，国人无不悲愤痛绝，尤以学生为最。各地学校均组织“抗日救国会”，本校亦然，并于二十四日停课出外宣传，男亦与焉”。

1935年6月，父亲大学毕业了。他的同学在父亲的留言簿上写临别赠言：“为新时代战争作一前驱”，以此勉励。其时，正当“河北危急，平津告警”声中。以后父亲以实际行动，实现了同学们对他的期望。

投 奔 革 命

1935年8月，父亲应陈继成校长的聘请，去上海新襄中学任教。1937年10月中旬，上海沦陷，这时，他结识了在爱国女校教书的同乡尹诵吉同志，后来，经尹诵吉同志的介绍，我父亲于1937年底参加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

1938年9月中旬，党组织派父亲到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工作。父亲此次远行，家里无人知道。他在这年十月二十九日写信给母亲黄德备说：“我现在告诉您，我在安徽省泾县云岭村……我在上海九月二十九日动身至温州，再乘汽车，至十月十九日才到此地。我在这个时候，逃避了家，

一个人到此地来，我是对不起你们的，但是这种环境之下，我要是回到家里来，那更是没有意义……”。

父亲所在的革命根据地和家乡塘桥（当时是敌占区），是两个绝然不同的世界。由于敌我对峙，山河阻隔，只能互相遥念。1939年4月23日父亲给母亲的信上说：“在现在这个时代，一个人应该吃苦一点，不单是为了个人、一家，并且为了整个国家与民族……。现在火线上浴血战斗的将士们，一方面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一方面风霜雨露，饥寒交迫。那种生活，那种精神，真值得我们敬佩……”。从这里可以看到父亲那种不顾个人安危，远离妻儿父母，表现了他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时，父亲又鼓励母亲也参加革命，信上又说：“你因为现在环境关系，不能离开家乡，过了相当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出来”。

父亲在部队，工作认真，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他爱憎分明，嫉恶如仇，这是他的战友们所深知的。

1939年11月3日，父亲写给我母亲的信中说：“我到皖南已经一年多了，当然事情有相当的隔阂，因为单凭几封信，哪里能够表示一个人的感情呢？况且现在我同你所处的是两个世界。信札往还要经过敌人的检查。在这种情况下，默（注：我母亲的乳名），我的信上能写些什么？在这封信上，我同样的因为我同你所处的是两个世界，不能详写。但有一句话：“在这国家存亡的紧要关头，任何事情，还有比民族解放的事业更伟大、更迫切吗”？父亲以此来劝慰并启发母亲，讲明参加革命的道理。

父亲在信中又谆谆嘱咐对孩子的教育。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我现在不能来分你所负的重担，你能够单独负起这个艰巨的责任，我一面感激你，一方面钦佩你，希望你要努力